



【人生随想】

丹若与中秋

朋友在山上建了一处书院,起名“丹若”。只觉名字好听,回来才晓得丹若是石榴的别称。每年中秋一到,我就念叨着石榴熟了,这就像小孩子掰着手指头盼过年。传统节日与吃总是密不可分,勾连起嵌入记忆深处的童年往事。

小时候吃石榴,全是嘴角上扬的快乐。姑姑家住在济南经五路附近,当时家里有个小院。那年中秋前,我跟着爷爷去她家作客,第一次去难免拘谨,把衣角拽成了卷边。小院里那棵石榴树格外惹眼,就像一把巨型绿伞似的,枝丫上缀满大小不一的青皮石榴,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这边石榴飘香,引人流连,那边饭菜的香气直接把人勾住了,姑姑提前炖好了糖醋排骨,我早已按捺不住。但是,吃饭时我埋头扒米饭,只是象征性地品尝一下,牢记父亲说过的“女孩子要懂得节制”。临走时姑姑把石榴装了两布兜,回家后我迫不及待拿小刀切开一个小口,把透明的籽粒倒入瓷碗中,然后大口吃起来,冰糖味的,甜得齁嗓子眼。那一年,我才7岁,没足够的排骨与冰糖味的石榴,成为中秋的记忆。

上学后吃石榴,感受到邻里真情的温暖。家属大院前排楼一楼住户家有一棵老石榴树,树枝探出院墙,每天上学、放学路上我都经过。夏天几场雨后,石榴花落了一地,没过多久石榴就熟了,小伙伴们巴望着哪天结伴来摘石榴。说是摘,实际上是偷,毕竟这是人家一对老人种的。老爷爷姓盖,退休前在学校工厂工作,老奶奶比老爷爷年龄大几岁,年过九旬,小脚,穿对襟褂子,手里常摇把蒲扇。老奶奶脾气温和,喜欢小孩,但凡她在家,都会随便我们摘。如果老爷爷看见了,便会又撵又骂,甚至还会动手打老奶奶,他的性格古怪出了名。所以,趁老爷爷不在家,老奶奶经常跑出来,从口袋里掏出又大又红的石榴,掰成几瓣分给院里的小

孩子尝鲜。她牙齿都掉光了,嘴巴蠕动道:“吃吧,又酸又甜。”她有嘴角干裂的毛病,经常流口水,随身带着手帕,口袋里塞着山楂片、果丹皮等,也经常分给我们吃。

初三那年,我得了一场大病,休学在家,老奶奶不知怎么听说了,挪着小脚,爬上二楼来看我。她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咧嘴的红石榴、一袋瓜子,两只青筋暴露如蚯蚓蜿蜒的手紧攥着我的手,好像已经老得攥不动了,久久不肯放开。“吃了好,去上学!”她吃力地吐出几个字,瞬间有泪水溢出。我知道,石榴是她事先藏起来的,瓜子或许是别人送给她的,或是卖废品的钱换来的。平时老爷爷不给她一分钱,她有时会捡些废品,换瓶啤酒喝,最便宜的那种。那一年,我16岁,那个咧嘴笑的红石榴和一袋圆滚滚的瓜子,成为中秋的隐痛。

青石榴、红石榴,且酸且甜,沉淀着岁月的味道,也斜逸出生命的况味。姑姑家的那个小院,二十年前早已夷为平地,青皮石榴只剩下一抹念想;两位老人先后去世,大院里的老石榴树几年前被人砍倒,不见踪影。榴花红艳有多灿烂,凋零成泥就有多凄惨,或许这就是自然界给予人类当头棒喝的启示,在曹雪芹构筑的“青春王国”中明显体现。“二十年来辨是非,榴花开处照宫闱”,石榴象征元春的命运,仲夏花开,在百花将尽时乍然惊艳,代表气脉充足,然后夏未凋零成泥,转眼物是人非。《红楼梦》第31回中,史湘云与丫鬟翠缕的对话,经常被人一晃而过。翠缕道,“这荷花怎么不开?”史湘云道,“时候没到。”翠缕道,“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,也是楼子花?”湘云道,“他们这个还不如咱们的。”翠缕道,“他们那边有棵石榴,接连四五枝,真是楼子上起楼子,这也难为他长。”史湘云道,“花草也是同人一样,气脉

充足,长的就好。”“楼子上起楼子”,即重台石榴,寓意富贵又富贵,荣国府里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生活。当时,元春封妃省亲不久,多层次重台石榴花灿然绽放,预示贾府迎来百年登峰造极的高光时刻。“石榴红重堕阶闻”,硕大头重的重台石榴花开时热热闹闹,坠地亦凄凄惨惨。如学者欧丽娟的解读,“迟开晚花的石榴那如血般的红艳,似乎并不是青春之际勃发畅旺的无限生机,而是一种临死之前奋力一搏的回光返照,源自病体中酝酿的骚动躁乱所逼现的非常红晕,将仅存的所有能量倾泻一空,化为昙花一现式的满天烟火。”

显而易见,元春没有逃过“虎相兕逢大梦归”的悲剧,同时也为春生夏长的群花众芳奏响了一曲荒寒凄怆的秋冬挽歌。这挽歌,是“物极必反”的自然逻辑,也是“二元互补”的人性映照,无不提醒我们——“要知道,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,一时的欢乐(秦可卿语)”。因此,一年中大大小小的传统节日,皆有祈祷与祝福之美意,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警策:花开花落,不悲不喜;人聚人散,不恋不忧。既不留恋过往,亦不惊惧生死,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,何不快哉?好比这中秋节,一年中的黄金分割,一年中的诗意图,吃月饼、掰石榴、包饺子,家人围坐,团圆之夜一同赏月、唠家常,在手指翻飞捏合水饺之间加深了彼此的情感。当月光进驻千家万户之时,便是携手送上祝福的时候。然而,总有异乡人黯然伤神,泪湿衣襟,总有一些人思念故人,孤独无言。

石榴飘香,中秋月明,灯火亲如故。两年前的中秋节,父亲回忆说道:“你嗓子眼儿细,小时候吃石榴都是我扒好了,让你用勺子舀着吃……”想到这里,我的泪水簌簌而下。天上人间,阴阳两隔,借一轮明月,我们隔空相聚度中秋。

中秋月圆

□雪樱



【风过留痕】

旧光阴,老月饼

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,能勾动我味蕾的月饼只有两种:一种是过去传统的散装月饼,另一种是独属于学生时代的廉价月饼。

小时候,每每盼中秋,和弟妹们在初秋的碎阳下扳着指头算日子,快了快了,还有九天、八天……指缝间流淌着的,不过是一块圆圆的大月饼的希望,却哗啦有声。

那月饼与现在的精致相比,应该称得上“巨无霸”,比烧饼还大,足有半斤重,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踏实感顿生。一副憨面目,掰开来,却是内涵丰富:五彩丝缠绕,芝麻、花生、冰糖镶嵌其中。忍不住咬一口,倘若幸运的话,嘎嘣一下,一块冰糖入了口,心也是嘎嘣一下掉进了甜蜜里。

记得中秋节到来的前几天,父亲到镇上买月饼时,我们总央着他带上,凑凑热闹,饱饱眼福。

一条长街上,挤挤挨挨的,除了人,就剩下月饼了,小山似的,摆在油亮的长条桌上。桌旁还放着厚厚的土黄纸,是用来包月饼的。我们在一位笑眯眯的大爷的摊子前站定,父亲说,来十斤!声音里满是响亮的豪气,我们听得都笑了。

卖月饼的大爷麻利地过秤,再用纸细心地包好。我们这些孩子馋得口水往外涌,父亲这时总会让大爷再单独称几块给我们。大家举着大圆月饼高兴坏了,觉得全世界的幸福都跑到自己手里来了。回去的路上,我们都吃得

好慢好慢,生怕把这快乐吃尽了。

长大后离家读书,年年中秋,都是在学校里度过。那时候的月饼已是名目繁多,小巧精美。学校旁边的市场里,中秋前夕总会摆出很多耀眼的月饼,我们这些穷学生只看不买。太贵了,一个拳头大的月饼要四五块钱,够吃一顿饭了。心里也不悲伤,反而暗笑那些花高价买月饼的人。我们有我们的打算。

八月十五一过,那些月饼就成了过气的妃嫔,不招待见了。市场上堆满了月饼,“狂甩”的宣传横幅在晚风里荡漾着。我们整个宿舍的人都出动了,一元一个,物超所值呀。每个人都拎一大包,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欢声笑语,一路高

歌。在那一刻,贫穷寒酸的学生生活也让人觉得好快乐。

夜里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后,饥肠辘辘,大家纷纷拿出月饼来吃,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跑到阳台上,挤在窗边,对着天上的一轮皓月,边吃边叽叽喳喳,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。独居广寒宫的嫦娥仙子会不会羡慕我们呢?那些年,纵使远离父母,因为有了这些廉价月饼,也备感温暖。

许多年过去了,不知道是不是味觉锈住了,如今任是遍尝千奇百怪的月饼,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和那种简单的快乐。旧岁月里的月饼如时光一样不再重现,只在记忆里酝酿,成为生命里最美味的食物。

□卿闲

【个人记忆】

城里的月光

□李晓

“不晓得今年八月十五晚上有月亮吗……”中秋节之前,母亲就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。在母亲心里,如果城里的中秋夜没有乡下山冈上空那一轮满月吐辉,就不是真正的中秋节。

还记得那年秋天,刚进城半年多的母亲等待着中秋节的到来。天公作美,中秋晚上8点多,一轮明月高悬天空,月华似水,父亲把月饼、糖果摆到阳台的小桌上,准备一家人团团圆圆,过母亲来城里的第一个中秋节。

“妈,妈!”我朝屋里喊着,却没见母亲回应。父亲正捂着胸口咳嗽,他喘着气说,你妈晚饭后就出门了,说要出去买蜡烛。买蜡烛干啥啊?我嘀咕着。过了两个多小时,母亲还没回来,妻子有点着急了,吩咐我:“快出去找找啊。”

母亲还远没到老年痴呆的年龄,我心里不急。没进城时,有天夜里,母亲去山梁上的西瓜地里溜达,瞅见一只野兔蹿过,顺手操起一根木棍,撒腿狂追,竟把野兔给追上了。母亲来到城里,骄傲地把野兔交给我:“拿去,做你喜欢吃的红烧兔肉!”

那年,我住的小城还不大,躺在户籍上的人口也就六七万人,小城最高的楼,是刘胖子家的8层楼。小城里还有青苔覆盖的石板路,黎明时分听得见郊外的鸡鸣,我喜欢绕着城郊散一会儿步,去看草叶上的露水或霜。这么小巧玲珑的一个城,母亲应该不会迷路吧?母亲的视力也一直很好。

母亲是不是在路上碰见了来城里的老乡,拉住手就开始唠唠叨叨停不下来?自从母亲来城里后,她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,但一碰到老乡,就如遇见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,到最后常常就忘了回家的路。有时她在广场上看到那些成双成对跳健身舞的老人,就要停下来偷偷望上几眼,可眼睛却望花了,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记得有一天我陪母亲去广场上看老人们跳舞,我对她轻声说:“妈,您也去学一学,多锻炼锻炼,这样对身体好。”母亲摇摇头又摆摆手:“去不得去不得,你爸啊,是个小心眼儿。再说,我要是锻炼身体,还不如去公园拔草呢。不久,母亲就扛着乡下带来的小锄头,去公园义务锄草了。公园管理处的朋友给我打电话:“是不是还得给你妈付点工资啊?”我连忙说:“我妈闲不住,她在乡下种庄稼习惯了,你就当她是在地里锄草吧。”母亲锄草归来,饭量比平时大了,睡觉也有呼噜声。

我沿着小城的几条马路寻找,也没找到母亲,急得头上出了汗,心也狂跳起来。焦急之中,我差点要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了。

我又找到刚搬来城里的一个老乡住的院子。在树荫下,我终于看见了母亲,她正在树下走来走去。我冲上去,叫出声:“妈,您在这里干嘛呀?我们在家里都等您好久了。”母亲一把抱住了我,像一个走丢后委屈的孩子,瘪着嘴,要哭了的样子。

我安慰母亲:“妈,从这里下了马路,前面拐个弯儿,不就是我们家吗?”母亲擦着眼睛,嗫嚅着:“是……是呀,今儿个中秋,我就想去从咱村来城里的蒋老大家看看。过节了,你那些邻居们都关着门不往来,还是老乡们说说话好。可我找了好半天,找不到蒋老大住的房子了,明明楼下有一棵树嘛……”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拍打着脑袋说:“真老了,我来城里以后,人也老得快了。”母亲掏出蜡烛递给我说,你拿着,城里那么多人用电,遇到停电,总有用得上的时候。

我牵着母亲的手,在月光下慢慢回家。刚进家门,父亲就冲上来,一把搂住我妈叫出了声:“你这是去哪儿了啊?”

那个中秋夜,我们一家人坐在月光下的阳台上,吃着月饼,聊着家常。月到中天时,我们才在月光沐浴的小楼里睡去。